



羣衆文藝活動材料

毛主席知道我們的心

(地方戲)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知道我們的心

戴石明 岳池等

江蘇省書刊出版事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七號

各縣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美豐斜印書局

書號：寧0727

開本：32開 1092×1432 印張：1 字數：21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南京第三次印刷

印數：32,001—79,000

定價 一角一分

8
T 15

目 錄

毛主席知道我們的心(地方戲)	戴石明(1
為啥不准我入社(快書)	岳 池(28

毛主席知道我們的心

戴石明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秋天。

地點：某農村。

人物：秦正剛——貧農，四十歲。（秦）

秀蘭——其女，十八歲，青年團員。（秀）

秦妻——秀蘭母，三十多歲。（母）

黃和貴——社長，三十多歲，黨員。（黃）

黃二祥——十九歲，社長的兒子，青年團員。（祥）

劉炳發——上中農，五十多歲。（劉）

農民及農婦三四人。

佈景：秦正剛家堂屋裏，有一般貧農所有的簡單的傢具，雖很破舊，却收拾得很整齊、乾淨。窗外，隱隱可以看見遠處的田野、樹木。

幕啓：秀蘭獨自坐在小板凳上剝玉米，不時抬頭看看窗外。窗外傳來一陣陣機枷拍聲和隱隱的歌聲。秀蘭直直腰，微笑着，也和着歌聲唱起來。

秀（唱）秋天裏來好時光，
暖洋洋太陽當頭照，
機枷打得震天響，
若問收成誰家好——

家家戶戶收割忙，
黃亮亮稻子晒滿場，
勞動的歌聲隨風揚，

〔泰正剛上，敵着小褂，扛着樓枷〕

泰（接唱）合作社的產量比誰家也強。

秀 爹，回來啦。

泰 回來了。

秀 忙到這時候才回來，太陽都偏西啦。

泰（唱）又打稻來又翻場，
一雙手難做千般活，

又忙播來又忙揚，

鬧的我手亂腳又忙。

秀（唱）爹爹不要心發慌，

下午我幫你去打場，

泰（唱）你去打場雖然好，

家裏的事情誰來忙，

天乾菜園要澆水，

還要打豬菜把豬養。

秀 不要急，慢慢來嘛。

泰 不急，看這太陽，“太陽暈日中，不雨必有風。”說不定今晚明早就要落雨，場裏、地裏，一樣都沒收拾好！人家合作社裏稻子都進了倉啦！

秀 人多好做活，我們怎能和合作社比啊！

泰 唉，今年算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成了，我們那三畝地也不過收個千把斤稻，一冬天，一春天，弄不好怕還接不上收麥子！

秀 爹也不用愁，省吃儉用慢慢來啊。

泰 噯，我才上合作社去了一趟，你猜，今年社裏一畝地打了多少稻子？

秀 看那穗子長的跟狗尾巴似的，一畝地怕不能打四五百斤，

泰 四五百斤，哼！（一比手勢）晒乾揚淨足秤七百斤。

秀 哎呀，七百斤，那麼多呀！

(唱)一畝地能收七百斤， 叫我又喜又吃驚，
莫不是把賬算差了， 莫不是爹爹你沒聽清。

秦 (唱)會計親口告訴我， 社員個個笑盈盈，
我土裏翻來土裏滾，
一輩子也沒見過這樣好收成。

秦秀 (合唱)這才是集體生產一條心，黃土也能變成金。
秀 七百斤、七百斤，真好啊！
〔秦妻提着一籃青菜上。病初好，顯得沒精神。〕

母 (唱)父女二人談收成， 笑容滿面喜盈盈，
一畝地能打七百斤， 哪家有這樣好收成？

秦 (賭氣地)哪一家，你自己去想吧。

母 (唱)莫非是東頭韓右明？

秦 (唱)他家也不過四百斤。

母 (唱)莫非是西頭張德旺？ 他田好牛強馬又壯。

秦 (唱)牛強馬壯也不頂事， 小泥鰍掀不起大波浪。

母 (唱)這不是來那不是， 到底是誰家你說清爽。

秦 誰家呀，合作社。

母 合作社？

秦 哼！這回心服了吧，還有什麼說的。

母 我……我——哎，合作社就合作社唄，和我吹鬍子瞪眼的賭什麼氣！

秦 你還嘴硬哩！

(唱)去年秋天我要入社， 你拉拉扯扯拖後腿，
平川大路不肯走， 硬要單幹活受罪。

母 (唱)去年算我瞎了眼， 不肯入社把你攔，
日也恨來夜也怨， 嘴巴皮子都磨爛，
今春入社我情願， 三番五次找社長談，
社裏不收你怪誰， 偏三天兩頭把陳賬翻。

(白)出娘胎也沒聽說過種地還要大合夥，只有分家的，哪見過併家的呀，沒見過、沒聽過的事，我能一下子就答應嗎？今年春上，你要入社，我可沒攔你吧，人家合作社不收，這也能怪我？

秦 不怪你怪誰，都是你死腦筋死落後，社裏才不收的。
母 好啦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落後，帶累了你一家子！我走，我離了你家門，社裏就要你啦！（賭氣要走，秀蘭拉住）

秀 娘，你上哪去呀？好好的又嘔氣吵嘴。

母 誰和他嘔氣啦，你看他，抱不住東瓜抱葫子，睡不着覺怪床歪嘛。

秦 就怪你。

母 怪我又怎麼樣？

秀 爹。(唱)莫怨你來莫怨他， 從前事情已做差，
岔路回頭不為晚， 吵吵鬧鬧入笑話。
公雞撲翅喔喔叫， 簷前日影已西斜，
爹娘不必再生氣， 下午還要把場打。

(白)不早啦，把這點苞米剝出來，該吃飯啦。

〔三人低頭剝苞米，沉默片刻〕

秦 (指秀蘭母)昨天受凍了吵頭疼，才發汗好了點，就光穿件單褂，也不怕冒了風。

母 我冒了風，是我自作自受。

秀 真是的，娘，把夾襖子披上吧。（拿衣給披上。）

母 我不冷，在菜園裏捉了一陣蟲子，晒着大太陽，倒出了一身汗。

秀 娘，你就是一時也不肯歇着，菜園裏活等會我去弄嘛。

母 你看這青菜，唉，天乾，蟲子鬧得兇，捉也捉不盡。

泰 就得用藥水治它。

秀 合作社的那片菜園，就用藥水治蟲子啦，昨天，我看到二祥和他那一隊的，三四把噴壺洒藥水，又省勁又快。

泰 我們拿什麼跟合作社比。飯還吃不周全哩，置什麼藥水！

母 行啦，也不用一提到“合作社”三個字就怨天恨地的，這就找社長去報名吧，

泰 等到你開口才報名，那早晚了八輩子啦。

母 那末說，你已經報過啦。

泰 還沒割稻子，我就託了社長三四回啦。

秀 社長怎麼說，答應了嗎？

泰 還沒說準，社長說：要到秋收分紅以後，才討論擴社的事哩。這一回，開泰叔、源泰叔、三孀子，還有老巴子家，都拿定了主意，一致要求入社。

秀 真的？

泰 光明大路哪個不想走啊！

秀 好啊！（唱）一人領路千人跟， 一枝抖動百枝搖，

合作社好處說不盡， 人人要走光明道。

泰 （唱）合作社好比那萬年長青山上松，

單幹戶好比二月桃花一時紅。

桃花禁不起風和雨， 青松不怕風雪兇。

(白)我再找社長談談去，上午沒找到他。

母 去吧，早入了社，耳根子邊清淨些。

[秦起身欲下，門外響起黃社長的聲音。

黃聲 正剛，正剛！

泰 那個呀？

[黃社長急急忙忙跑上，揹着兩隻麻袋，拿着個小本子，秦拉住他。

泰 社長，我找你好半天啦。

黃 別拉住我呀，向你借秤秤用一下，快些，快些。

母 什麼秤呀？

黃 大秤，大秤。

母 做什麼呀？

黃 秤一秤稻子，快些。

母 哪個要用呀？

黃 哎，我的好嫂子，怎麼打破沙鍋問到底呀，社裏今天下午開分紅大會分糧食，借來用一用。

[秀下，拿秤遞給社長。

母 這秤不結實，你們要仔細點用吶。(下)

黃 噢！(黃欲下，秦又拉住)

泰 社長，不忙走，我託你的那個事怎麼樣啦？

黃 什麼事？

泰 看，又忘了，入社的事啊。

黃 你怎末那麼急，再等等啊。

秦 再等等，再等頭髮都白啦！

黃 哎呀，我的正剛哥，你看這兩天我忙的恨不得劈成八瓣兒啦，割稻、打場、分紅、算賬，大會、小會，田裏、社裏，上工下工、裏裏外外，咳，咳——

〔外邊人聲：“社長，社長！”〕

黃 哎，來啦，來啦！（欲下）

秦 社長，再忙你也說一句，我入社的事到底怎麼樣啊？

黃 行啊！行啊！你的事我放在心上哪。

秦 （高興地）行啦，好，社長，你答應我入社啦。

黃 我，我——（外邊又喊：“社長，社長”）

黃 來啦，來啦，叫魂哪。哎，回頭再細談吧。（下）

秦 社長，你答應了？幾時入社啊，幾時？

黃 （在窗外）先送張申請書來吧。

秦 申請書？是啊，得寫申請書。

〔秦太高興了，在屋裏轉圈，一時不曉得做什麼好，嘴裏唸叨着：入社啦，入社啦，這回可答應了。〕

秦 （突然，停下腳，向秀蘭）秀蘭，把屋裏那架犁拿出來。

秀 槌枷在這裏呢，打場又弄犁做什麼呀？

秦 你拿來嘛。

〔秀拿犁上。〕

秦 我們沒牛沒馬，就這一張犁，把他修一修，擦一擦，收拾好了也好入社。（用手摸犁，興奮地）

（唱）犁兒彎彎手中拿，

想起單幹時的苦處心內酸，

圖無牛來廐無馬， 人當牛使把犁拉，
犂繩磨得肩膀破， 淚珠和着汗珠下，
如今帶着你參加社， 肥牛壯馬把你拉，
耕田翻土你要多出力， 多打糧食給國家。

(白)秀蘭，你記得這張犁是哪裏來的嗎？

秀 那還能忘了，是那年土改分到的嘛。

秦 是啊，土改那年，分了田，分了地，還分到了犁、耙、牛。(突然顯得難受)唉！我的牛……

秀 牛？不是前年春上賣了嗎？

秦 賣了！是啊，賣了！為什麼賣了呢？

秀 爹，你是怎麼啦，前年的事就忘了？那還不是因為娘生病，欠下債，沒法才賣的嗎？

秦 是啊！沒法才賣的，餓了還不到一年……就賣了！

秀 爹，你今天怎麼啦，陳穀子爛芝麻的事，還提他幹嗎？

秦 秀蘭，你不曉得爹的心思。

秀 爹，你有什麼心思？

秦 秀蘭啊。

(唱)想起當年事，

爹爹今年四十整，

一年三百六十天，

鋤把子磨得巴掌硬，

一聲霹靂天下響，

只以為分田從此把身翻，

又喜又心酸，

幫工扛活二十年，

風風雨雨受熬煎，

汗珠兒壅肥了人家的
田。

共產黨來了晴了天，

日子越過越香甜，

又誰知單幹戶好比看鴨船，經不起風吹浪來顛，
毛主席知道莊稼人的苦，
把合作化的道路來指點，
人奔高來水向低，
爹爹入社的決心再不變。

(白)秀蘭，我琢磨了一年啦，土地改革嘛，是小翻身；
只有參加合作社，才是大翻身、真翻身。

秀 爹說得對。

泰 如今社是入定啦，只是我還有點兒不放心。

秀 不放心什麼呀？

泰 不放心你娘，我還要跟他說幾句。秀蘭娘，秀蘭娘。

〔秀蘭母上。〕

母 做什麼呀？

泰 秀蘭娘，明天我們入社啦。

母 入唄，我一句也不攔你。

泰 不是這個，還有一件事。

母 還有什麼事？

泰 明天我們就是社裏的人啦，入了社不比在家裏，凡事講究
個集體，心眼要放寬些，芝麻蒜皮星星點點的事不要計
較，小便宜貪不得。手要勤，嘴要穩，不要惹人家說閒話。

母 哎呀呀，看你嘮叨這一堆，我就是那麼個雞肚猴腸財迷
心竅的人嗎？

泰 不財迷心竅才好呢，我不過是白囑咐幾句。

母 好啦，好啦，太陽影子過了葫瓜架啦，快打場去吧。

秦 真的，不早啦，我走啦。（站起身，猛一拍手）哎呀，申請書還沒寫哩。

母 什麼申請書？

秦 入社申請書啊，剛才社長說了你沒聽見。（搓手）這玩意兒怎麼寫啊！

秀 找二祥給寫吧。

秦 好，快去找他去，快去快來。

〔蕭二祥跨進門。

祥 大叔，找我做什麼呀？

秦 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二祥，來，快給你大叔寫個東西。

祥 寫什麼呀？我來找我爹的，他上這裏來了嗎？

母 你爹才來這裏借秤，忙的像車輪兒似的直轉，走了好一會兒啦。

〔秦拿出紙、筆、硯台。

秦 二祥，寫吧，給你大叔寫張入社申請書，剛才你爹答應我們家入社啦。

祥 大叔，你入社啦？

秦 入社，快給寫啦，給寫上；我們是一家人自願。秀蘭，給你二祥哥磨墨。

祥 不用，我這裏有自來水筆。

秦 噢，現在都興用洋筆啦。（二祥寫，秦注意看）秀蘭，附來你也跟二祥學學寫字，年青人嘛，不能跟你爹似的做睜眼瞎子啊。

祥 秀蘭進了夜校，學習上進步可快哩，字寫的又工正，又

清爽，比我寫的還好哩！

秀 呸，嚼舌根，快寫你的吧。

祥 大叔，你入了社，叫秀蘭上我們這個生產隊吧，我們一塊兒下田做活好不好。

秀 噓，偏不跟你在一個生產隊。

泰 好啊，好啊。二祥，等你大叔入了社，心也定了，身也安了，到冬閒臘月裏，揀個好日子，就把你們兩個的事給辦了。你大叔窮一點，沒有好陪送——

秀 爹，你怎麼啦！不許你說啦，不許你說啦。

泰 好，好，我不說，我不說，哈……

〔母，辟竊笑，笑聲中幕徐落。〕

第 二 場

佈景：村前大路上，一棵老槐樹，綠蔭蔥的枝葉，遮成一大片蔭涼。樹下有乘涼的石凳，遠處是田野、霧樹。

〔黃拿簫一疊紙頭上。〕

黃 (唱)喜鵲爭窩鬧喳喳， 螞蟻搬家亂麻麻，
大風吹亂了金銀草， 合作社忙得我和黃難招
架！

分紅大會才結束， 秋收又要訂計劃，
單幹戶紛紛要入社， 急得我心中像貓抓。

(白)唉，真要命，社裏的事還忙不清，社外的單幹戶又一股勁鬧着要入社！你也來找，他也來找，耳朵都聒聒啦。唉！

〔黃坐在石凳上擦汗，劉炳發拿着鐮刀上。〕

劉 (唱)八月秋風桂花香， 秋收秋種人人忙。
牛強馬壯莊稼好， 日子越過越興旺。

(白)社長，坐在這裏乘風涼哪？

黃 噢，炳發叔，我正要找你呢。

劉 找我做什麼呀？

黃 商量一下，我們幾時開個社務委員會。

劉 討論擴社的事？

黃 是呀，你看，這一兩天，光申請書就送來了這麼一疊子。都是些沒牛戶，真叫我發愁哩。

劉 (掏出煙袋吸煙，慢慢地)聽說，你已經答應秦正剛入社啦？

黃 秦正剛！他找我有十八遍啦，堅決要入社。

劉 你就答應他啦。

黃 沒有呀，這兩天我哪有功夫忙這個呀。

劉 剛才我碰見正剛，顛顛跛跛捧着張土地證，找你要入社。

黃 入社也用不着交土地證呀。

劉 他說給社裏看看，他那田的方位、地界，往後好作價。

黃 噢！

劉 還有元泰家、開泰家、老巴子家，都說要入社。

黃 是啊！

劉 社長，你看這事該怎麼辦呀？

黃 開個社務會討論討論吧。

劉 不用討論啦，要讓他們入社，我和老興叔他們就退社。

黃 這是做什麼呀，

劉 (敲煙桿，憤憤地)社長，你想想吧。

(唱)我們合作社社員十八家， 家家有牛又有馬，
牽牛拉馬來入社， 還有風車和水車，
投資積肥把本錢下， 忙了一春又一夏，
秋來稻子收成好， 人人見了眼睛花，
到嘴的肥肉哪個不願吃， 到手的甜瓜誰不拿，
亂亂哄哄都要入社， 我情願退社來讓他。

黃 炳發叔不要燥，有意見我們慢慢商量嘛。

[黃二祥扛着糧秤上，二人未發覺。]

劉 就說秦正剛吧，他要入社，他能給我們合作社帶點什麼來呢？三畝硬板地，一張破犁頭；要牛沒牛，要車沒車，老婆病病歪歪的，秀蘭還是個毛丫頭。

黃 唉，是啊，這事情真難辦！

劉 社長，合作社不是捨破爛的，都讓這些戶入社，不到一季社就得拖垮啦。

黃 是啊，張區委也這麼說過：辦得多不如辦得少，辦得少不如辦得好。

劉 再說，我們現在十來戶社員是人齊心齊，肩膀頭子一樣高，憑空添上這些戶，到時候，你怨土地股評高啦，他吵勞力分估低啦，你說要投資，他說要借貸，人多心多，事情更不好辦哩！

黃 是啊，唉，你說這事該怎麼辦好？

劉 你看着辦唄，反正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黃 (唱)劉大叔說完一片話， 難得我摸頭又抓腦。
雖說是人多力量大， 心不齊來也難搞。

劉 (唱)板橙矮來桌子高， 烏鴉孔雀難同巢，
社裏不缺人和馬， 沒有他們更辦得好。

黃 對，還是不擴社的好。(黃二祥走上前)

祥 爹，這不對。合作社不能關門啊！

黃 叫你還秤給正剛家，你怎麼跑到這裏來啦？

祥 我特意來找你，區裏才來了通知，叫你明天去開會。

黃 (不耐煩地)又開會，又開會。

祥 大概是研究擴社的事。

黃 還擴社，眼下這個社就夠操心的啦，再擴社，頭都忙扁啦。

祥 爹。(唱)爹爹不要心內焦， 擴社是大事很重要，
毛主席指示合作化， 為的要大家生活好，
困難雖多要克服， 不能把大門來關牢。

黃 是啊，二祥說得對。

(唱)二祥說話有理由， 和貴這邊暗點頭，

辦社是為的大家好，
不能叫一家歡喜百家愁。

祥 是啊，大家要奔社會主義，我們不去幫助他們組織起來，倒潑涼水還行嗎？

劉 (唱)二祥說話理欠通， 全然不知輕和重，
好吃會多嚼不爛， 好大貪多難成功。

(白)哪個不巴望個個日子過得好呀？不過，自己先要量量力，才會走就想飛，那怎麼行？